

散文体当代英雄史诗

修路求索

下卷 泥蟠不泮

汉尧 著

家 國 春 秋 可 歌 可 泣 百 年 鶴 鳴 聲 聞 于 天

A Life-long Pursuit

修路求索

下卷

汉尧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修路求索 / 汉尧著. — 北京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043-7104-1

I. ①修… II. ①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1905 号

修路求索

汉尧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ip.com.cn
电子信箱 crt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湛江市恒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196 (千) 字
印 张 81.5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7104-1
定 价 108.00 元 (全套三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下卷

〇一、水流花谢	839	二三、恶紫夺朱	1133
〇二、兄弟孔怀	852	二四、风潇雨晦	1148
〇三、怒臂当车	864	二五、金玉良缘	1162
〇四、触机落阱	878	二六、艰苦卓绝	1175
〇五、倒悬之危	886	二七、楚囚相对	1185
〇六、饿殍载道	898	二八、酸甜苦辣	1199
〇七、桂折兰摧	910	二九、情坚金石	1207
〇八、道尽途殚	921	三〇、悲欢离合	1218
〇九、幽囚受辱	937	三一、春暖花开	1230
一〇、槛猿笼鸟	952	三二、是非曲直	1241
一一、四海飘零	967	三三、白首不渝	1252
一二、浪迹天涯	982	三四、此恨绵绵	1265
一三、天缘奇遇	998	三五、抚今追昔	1280
一四、相濡以沫	1011	三六、豺狼成性	1288
一五、琴瑟和谐	1025	三七、父紫儿朱	1300
一六、佛性禅心	1038	三八、挺身而出	1309
一七、兴妖作怪	1046	三九、坐困愁城	1319
一八、牢不可破	1060	四〇、我行我素	1332
一九、礼崩乐坏	1071	四一、困知勉行	1342
二〇、横祸飞灾	1087	四二、情满人间	1351
二一、比翼飞天	1101	四三、任重道远	1367
二二、水浊鱼噍	1117		

一、水流花谢

当黎明女神的玫瑰色曙光照亮天际、染红海浪之时，一个人被咆哮的大海呕吐在一片荒凉冷寂的海滩上。他有气无力，精神恍惚，浑身软绵绵、湿漉漉，皮肤被海水浸泡得发白发胀，大腿等多处还有一些开裂的伤口，渗着血液。这个人正是劫后余生的屈鸣杰。他虽然脸色难看，神情疲惫，有些昏昏然，却两眼炯炯有神，内心亢奋。他趴在沙滩上喘息不止，激动地亲吻着银沙，庆幸自己惊险的逃亡计划大功告成了。

“我美梦成真了，韵荷呀，谢谢你！”他高兴得抽泣起来，用手抚摸沙土，吻着礁石。自己竟然跨越了恶浪滔天的台湾海峡而没被吞没，除了韵荷，还一定是菩萨慈悲。这样想着，他便双手合十，跪对西方，高声感激菩萨佑助自己九死一生，并向菩萨许诺今后一定更要正道直行地报效国家。而环顾四周，此处凭山负海，视界开阔，令人心悦神怡，他便信口吟诵起唐诗以表达喜悦：“江南孟夏天，慈竹笋如编。蜃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

他注意到这片海域分布有一些花岗岩的海蚀柱，有的像纪念碑，有的像传教士，有的像船帆，形态万千，绚丽多姿，在霞光的映照下变幻莫测。有一块崖壁上还有个海蚀洞，神秘深邃，或许古代海盗们曾在这里藏下了无数金银珠宝，甚至它就是通往龙王爷宫殿的入口？而远处的海面上，几只调皮的海豚不时跃出波浪，被阳光照耀得浑身金灿灿，并投来友好的目光，仿佛在庆祝自己渡海成功。

一整夜高度紧张、险象环生的颠簸令他疲惫不堪。他懒洋洋地躺在海滩上，很快响起了鼾声。然而危险再次降临，礁石中一群巨大的红蟹，大概嗅到了血腥味，黑压压横行过来，爬到他身上，举起硕大的螯钳，在他浑身上下乱夹一气，痛得他惊叫不止。其中一只特别大的螃蟹，迎面伸出猩红的大钳直朝他咽喉戳来。他吓得在地上打个滚后，强打精神地站起来，忍着浑身创痛，把夹在肉上的七八个螃蟹一个个地扯下扔掉，踢开，摆脱掉了它们的纠缠。

这么大的螃蟹真是罕见！不过倒是听说过大海中还有种巨型杀人蟹，有一米多长，更恐怖，他想，而欧洲海岸甚至发现过九米长的大章鱼，它一个眼珠子就比人的脑袋还大……

他用尽最后力气，朝远处的一栋小楼一瘸一拐地走去。

小楼里的两个岗哨发现了他，端着枪冲过来，大声喝令他：“举起手来，转过身去！”他们对这半裸的、伤痕累累，仿佛从天而降的不速之客颇感诧异，对他身上的两个球状物更是畏忌万分，怀疑那是水雷什么的。

鸣杰捧着一颗拳拳之心，怀着满腔深深的爱，迎风搏浪，勇斗鲸鲨，自以为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可是没有人欢迎他，也没人相信他的解释。人家全对他侧目而视，怀疑他是阶级敌人：这人大概是一个别有企图、老谋深算的特务吧？他当即被带到一间小屋子里软禁起来，不断地被盘问、审查，被迫写交代材料，夜以继日。

“记得抵达台湾时，刚到码头就受到高官和民众的热烈欢迎，而眼前这群混蛋全都患了疑心病，简直要把老子剖膛开肚看有没有藏着电报机！”鸣杰失去了自由，郁闷而烦躁。

一晃眼半个多月过去了，他为自己无端成为池鱼笼鸟而日益愁绪冥冥。

“还能‘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吗？唉，看这架势，别说一显身手为国出力，怕是连渔海樵山、悠游自得都难办了……”他变得悲观沮丧起来。

他虽相信凭自己的清白最终能获得无罪释放，却越来越急火攻心，如热锅上的蚂蚁。丹兰答应等他七年，现在离那天只有两个多月了！时间！时间！他像笼中鸟儿一样渴望获得自由，并幻想着能立即骑上一匹追风逐电的千里马，去与心上人相会。他甚至埋怨自己为何不长有千里眼、顺风耳？这样便可立即看到、听到丹兰。

“看来耐心等待他们调查清楚是不可能了！”他于是下了逃跑的决心。他并非重犯，

监控不算严密，每天就两个民兵轮流监视他。

当夜他对着天空祈求观音菩萨和韵荷再次高抬贵手帮助自己。

次日上午起，天气忽然变得阴暗多雨，一阵阵狂风呼啸着从辽阔的海洋奔腾而来。天上一片片灰黑的云团被吹拂得前涌后推，蔚为壮观，鸣杰从没见过云朵竟然飞驰得这么快，简直赛过疾驶的火车！到了半夜，风儿愈吹愈猛，挟着暴雨，像折断芦苇一样把一些粗壮的树木纷纷折断，还把一些平板车刮了起来，像扔纸片一样扔到了路边的深沟里。这是十二级台风，席卷一切，海沸山裂！关押鸣杰的这间小木屋原本简陋陈旧，这时被吹拂得摇摇晃晃，窗棂很快吹断了，门也吹裂了，房梁“吱吱”直响，看上去随时会轰然坍塌。

“这狂飚可比吹破杜甫茅庐的秋风强劲多了，可惜我写不出《茅屋为台风所破歌》。而诗圣可谓‘先得我心’，因为此时我想到了不知多少渔民、农民会受灾，无数橡胶、香蕉、水稻、渔舟等将为台风所毁，不由得心中盈满了忧虑和同情……”鸣杰自语。

看守他的民兵惊惶失措，最后扔下俘虏，跳出木屋逃命去了。此时不逃，更待何时？鸣杰于是趁机冲了出去。天空一片漆黑，电闪雷鸣，枯枝败叶漫天飞舞，不远处黑色的海浪滚滚而来，铺天盖地，连一些岩石都被卷进了大海。周围一些人们呼喊着急忙逃跑，或者急着去抢救海边的渔船和各种财产。那个民兵发现鸣杰跑了出来，起初还不忘监视他，指挥他朝东往西的，但很快他们就互相看不见了。

这样，鸣杰趁着黑暗和混乱，顶风冒雨地悄悄潜入了一片树林，然后负芒披苇，爬过三道山岭，涉过一条小河，走上了大道。他又如出笼之鸟般自由了。

接下来，鸣杰一路上风雨兼程地往故乡赶路。沿途靠捏面人儿——没面粉和糯米粉时就捏泥人，来换取几个铜板糊口。因为他匠心独运，件件作品不落窠臼、精美新颖，尤其是他的人物作品，姿态各异，细腻传神，眉毛纤毫毕现，眼睛炯炯有神，故而很受孩子、乃至成人们的欢迎，甚至有人夸奖他的作品为“宋画吴治，巧夺天工”，加之价格公道、童叟无欺，所以不愁没销路。

“不就是一块泥团吗？值得像绣花那样弄个老半天？”有一天他生意兴隆、买者踊跃，有人等得不耐烦便低声议论起来。

“《论语》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鸣杰微微一笑，算是回答顾客，又是自我解嘲。他继续埋着头，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地雕琢他的作品。是的，他宁可失去几个没有耐心的顾客，少赚几个铜板，也绝不马马虎虎、草率了事。他总是尽量追求作品的至善至美，一边把玩泥团一边逞工炫巧。捏泥人虽是迫不得已的稻粱谋，干上卑微的这行，本是出于无奈，可他现在却实实在在地喜欢上了这门手艺，对之兴趣盎然，甚至陶醉其中——他在劳动中自得其乐，并获得了一种价值感、成就感。他甚至把这当作一项事业来尊重、来膜拜。他内心丰富，刻楮功巧，选材每每颇具情趣且寓意深远，而最喜欢捏的面人是《拔苗助长》和《愚公移山》，暗讽统治者不顾国情，好大喜功。

在台湾时听说有种新材料叫‘软陶’，不发霉、不爆裂，色彩丰富，一烘就硬，如今要是能买到多好……他时常为材料、特别是颜料的匮乏而犯愁。

除了摆弄面人，他还穷妙极巧地制作一些洞箫、竹笛，枝枝外观精美、音色悠扬，也很受顾客、特别孩子们的青睐。

“儿时我师傅面人张说艺不压身，靠着片长薄技能糊口，父亲当时很不以为然，没想到我真沦落到了这步田地！但愿这仅仅是暂时的尺蠖之屈……”他时常边捏面人儿边苦笑着嘟囔。“也不知师傅怎样了？革故鼎新本无可厚非，但现在的官府不近人情得也太离谱了，蛮横地把什么都看成奇技淫巧而必欲斩草除根。”

然而不时有戴红袖箍的家伙来捣乱，说他的作品是“封建糟粕”，自产自销是“小资产阶级”，害得他每每像做贼般风声鹤唳、躲躲闪闪。有次两个红袖箍野蛮地洗劫了他，还要将他扭送派出所查户口。他吓得目瞪口呆，随即一不做，二不休，粗暴凶狠地飞腿踢翻他们，然后夺路而逃，慌不择路地穿过岩石磊磊、荒草丛生的山谷，最后狂奔进一个山洞，并钻进其中一个石缝里，惴惴不安地躲藏了一整天。之后他顾不上吃东西，悄悄地趁着朦胧夜色，沿着羊肠九曲的石径翻爬了两座巍峨的崇山峻岭，又猎人般靠着辨认兽远鸟迹而穿越了一片森林，最后连滚带爬、狼狈不堪地趟过一条小河，才总算摆脱了狼狗。

“我心怀天下，志在千里，自以为一钓鳌客，可一踏上祖国大陆，就感觉处处跌脚绊

手，真郁闷！”事后他无奈地摇头苦笑。

旅途漫漫，水远山长；只身孤影，人困马乏。接下来，他晓行夜宿、举步生风地赶路，却一天天变得悲观惶惑了，还每每滋生出道远日暮的惆怅。

数百年前欧洲海洋文明兴起时，茫茫浪涛上，船长和船员都必定要占有船只的股份，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在风暴和海盗袭击时，拼命保护船只。可如今，大陆拼命搞社会主义改造，拔本塞源地根绝“私有”而全盘“共产”，那又怎样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呢？鸣杰还对沿途所见所闻越来越困惑不解了。

有次他乘公共汽车，身边站着个七老八十、看上去体弱多病的老大娘。汽车颠簸得厉害，老大娘摇摇晃晃站立不稳，后来一个急刹车她摔倒了，若不是鸣杰俯身搀扶她几乎无法再站起来。他忍不住责怪旁边一个一直翘着二郎腿的小青年为何不让座？那家伙却伸脖子、鼓眼睛地叫道：“我又不知她是不是地主婆，怎能随便让座？”地主就不是人？鸣杰愕然，却终究不敢辩论。

李斯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秦始皇深以为然，取消了逐客令，最终成就霸业。如今新中国也应该“英雄莫问出处”地选用人才才对呀……可是想不到，海峡两岸竞相去天渊，那边国民政府正采光剖璞、不拘一格地选贤任能，而这边人民政府，原以为他们会大公无私地黄羊任人，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现在是“政治挂帅、成分第一”，将所有人的阶级成分如小葱拌豆腐一般，一清二楚地目别汇分。大凡根正苗红之徒能被束椽为柱地小材大用，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黑五类”们一个个再怎么德才兼备，也都免不了如孙悟空那样被压在五指山下，或汗血盐车地大材小用、专才杂用……

“水火相济，盐梅相成？做梦！”他郁闷地咕哝。如今自己这号人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又哪还敢奢望得到信任和重用？眼下的我，真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我本想“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地超越党派之外，为社稷尽些绵薄之力，然而这边斗争气氛如此炽烈狂热，处处撒下了天罗地网，可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弄得我这号“特务”几无立锥之地！

一路上风尘碌碌，霜行草宿，不少老百姓在我困难时倒是盛情无私地给予了不少帮助：那个古道热肠的渔夫免费渡我过河，那位善良慈祥的大婶于我有漂母之恩，她的那碗王米面粥熬得稠糊糊、黄澄澄，饥肠辘辘的我吃着格外香甜……谢谢他们！劳动人民大凡淳朴厚道，从不看人下菜碟儿，无奈革命党人却每每对我鹰瞵虎攫，弄得我处处窒碍难行——强大无敌的人民民主专政之下，随时都有人注意你、盘问你，发现你形迹可疑就马上报告……我还敏锐地察觉到，尽管几千年来农民们遇到饥荒而流离失所时有可能聚在一起而发动一场农民起义，但如今即便再活活饿死成千上万的人也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儿了，而是永远地安定团结。因为人们根本就没有流浪权，谁若是未经干部批准、擅自离开户籍所在地而没有介绍信，警察就会立即宣布你是“盲流”，随时随地收容你，有权将你关押进农场中强制劳动，使你如一个犯人那样失去宝贵的自由……

“啊，新中国，是革命干部们明朗朗的天堂，可是对于我这样的人儿，是一个多么可怕黑暗的世界哪！咳，可怜我立志报国，谁来赏识我的闲识孤怀？一腔忠言嘉谏又对谁诉说？”有一天鸣杰登上一座山峰，烦恼莫名地对着眼前的千峰百嶂大嚷，无奈高山峡谷全都绵渺无言，不能赐他以任何力量。

随着身子越来越接近故乡，鸣杰的一腔报国豪情反倒渐渐蜕变成了一种“想敬神却找不到庙”的惆怅之情。那将来又咋办呢？莫非从此只能隐姓埋名地苟且度日？如流浪汉般年复一年地飘萍浪迹？郁闷！

“那边厢青天白日下，台湾塑胶公司建成投产了，民营经济即将像春风中的风筝般眩目地腾飞，而这边红旗飘飘，要冷酷地扼杀一切民营经济，不把私人企业、小商小贩生存的土壤毁灭成赤地千里誓不罢休，这……”鸣杰真的想不通。为此他曾好几次在辽阔的原野上，迎着飞砂转石，发足狂奔，大声呼唤，以发泄心中的百般愁结和怅惘。

某种程度上，他感觉自己仿佛是来到了一个陌生国度。他观风察俗，注意到新中国处处洋溢着革命气象，政治无孔不入，深入人民生活的各个角落，连人们的着装都与解放前大不相同了。特别城镇里，女人们全都穿着碎花格子的俄式连衣裙，式样千篇一律，叫什

么“布拉吉”。

“实则是一种新时代的畸形变态的崇洋媚外，羞耻！”他开口议论道。传统花布是封建的，英美花布是资产阶级的，只有苏联的花布是革命的？中国解放了？可是再没政治头脑的国人，都没法子逃避“革命”的云山雾罩！

一路跋涉，他因为没证件而从不敢住旅店，夜夜露宿街头巷尾或榛莽野地，倒是节省了住宿费。有时遇到实在捏不成面人时，他就当搬运工卖苦力。这样，虽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但他总体上倒未曾陷入陈蔡之厄，有时还能攒下点钱搭乘一段汽车。加之他原本军人，巴山度岭倒也在行，又迫切想望着早日见到心上人，故而一路策马飞舆，上千多公里的行程，他只用了不到一个月。

夏至这天傍晚，鸣杰来到了赤县县城地界。远远望去，家乡虽面目一新却何其亲切！他手舞足蹈、引吭高歌，一时欣喜雀跃得像个归家的孩子。

“恰似鲑鱼从汪洋大海中洄游几千公里，风雨兼程，顾不上吃食和休息，历经险滩瀑布，既要提防狗熊的捕捉，又要躲避渔网和钓钩的暗算，百折不饶地直游到自己出生的山中小溪那样，我终于回到了故乡！”他兴奋地叫起来。

他记得县城东门外有家“米记饼家”店，出产的绿豆饼、芝麻糖异香扑鼻、别有风味，可谓千里莼羹、独具一格的地方特产。他决定先去那儿饱餐一顿久违的家乡美食。

可是那崇墉百雉、峥嵘轩峻的千年城墙呢？鸣杰向路人打探方知前两年被拆毁了，城砖铺路了。他不由得一阵失落，触发了故宫禾黍之悲思。他闭目回味，当年，自己每每一望见巍峨壮观的城墙，就会从心里涌起一股庄严肃穆的感觉、一缕怀古爱国的激情。他又感伤而愤慨地想：盟军当年空袭倭国时，都对其古迹避而不炸。我们的古城墙传承了民族的辉煌文明，历经千年风霜雨雪、沐浴了纷飞炮火而一如既往地屹立不倒，弥足珍贵，如今怎么竟被一帮数典忘祖的蠢货们煮鹤焚琴了？

现在夕阳欲下，暮霭低垂，暗淡的晚霞正在消退，山峰投在大地上的阴影又长又浓。风儿似乎要对陌生客逞威，将大片的小草吹得低伏不起，鸟儿也要孤立游子，成群结队地鸣叫着飞进树林。日修夜短，如火的烈日炙烤了大地一整天，铄石流金，万物燥热，令人心焦，而连绵不绝的蝉鸣仿佛在吟唱着人间的相思离合。

鸣杰自个儿伫立在旷野的岔路口，一时彷徨，油然而生一种世事沧桑、前景莫测的落寞之感。七年前和心上人最后别离时，曾信誓旦旦约好抗战胜利十二周年时在轩辕村相会，可丹兰现在赤县吗，还在等我吗？还有姐姐和弟弟呢？他们可好？以及身陷囹圄的姐夫现在怎样了？

记得当时在虎阳山上，丹兰曾说我厚光堂叔在城里的梅园街购置了一套房产，我是否应该先去探望他老人家，也正好打探一下消息？也许学海在那儿呢，鸣杰这么想着，便径直朝城中走去。

可是走了几十步，他忽然如木桩般站住，凝视着脚下。

犹记抗战、内战时期，最最惨烈的战斗都发生在这儿，多少战友肝脑涂地、鲜血流尽……如今思之，心下凄恻，我变得一如古人那样“行不由西州路”……鸣杰感物伤怀，于是右转九十度，绕了个大圈子，最后舍近求远地从另一个方向走向县城。

“不论怎样，丹兰一定还记得我！”他这般咕哝着，算是失落中心存一丝得意，加快了脚步。

他走进赤县县城，虽说朝迁市变，秦砖汉瓦早已荡然无存，令人无不感伤，却因这里的八街九陌看上去倒也繁华有序，层台累榭错落有致，他不禁又欣然有喜色。不错，一切显得干净整洁：路面上一尘不染，房舍院落的外墙全被粉刷一新，许多门窗刚被油漆过，连黄铜的门把手都擦得锃亮！

“威风一羽，看来新中国搞建设还是卓有成效的。人民正在观化听风，但愿祖国从此长治久安！”鸣杰祝愿道。他看见前方墙上贴着一张布告，便凑上前读到：“自今日起，全县五个自行车修理合作社，执行新的统一修理价格……过去安装车灯的手工是2角，现降为1角5分；修正车闸由3角降为2角……”

啊，合作社？真有趣，使得赤县神州修自行车的师傅，以及所有屠狗卖浆者都找到了组织，沐浴在组织的春风中并服从组织纪律……而政府连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也煞费苦

心地统一定价，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名不虚传……

这时，一支游行队伍敲锣打鼓、热热闹闹地涌了过来，鸣杰连忙趑进墙角，冷眼旁观。原来国家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需要做足宣传。现在这队伍中，一个秃顶大肚、名叫祁富贵的人走在最前面，是万众瞩目的主角。他胸佩大红花，笑逐颜开，一边拉车一边高喊口号。他是一个积极响应号召的资本家代表，正主动拉着板车把“私有财产”交给国家，带头自愿加入“公私合营”，竭力表现自己早就巴之不得“全盘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哼！”鸣杰不以为然地咕哝，“我记得的，这家伙就是那个‘吃巢’包子铺的店老板，抗战时期朱温、斌斗曾在那里打工并假扮夫妻，实则蜚螭抱粪，肆奸植党。如今看他如此这般积极主动，仿佛百分之百地公而忘私，可是天知道他的心肺中有没有一粒芝麻大的诚信？或许，这是一个解放后继续‘潜伏’的地下党？而他这番绘声绘色的表演无非是在遵照组织的指示？”

鸣杰厌恶地离开现场，快步赶到了梅园街。可是整条街有不少小楼房，究竟哪栋是厚光叔叔的？刚才向人探听，好像说他的房产被没收了大半？学海进过监狱？现在已经是掌灯时分，鸣杰觉得不便贸然打探和打扰人家，决定今晚先休息一下，赶明儿一早再做理会。

丹兰啊丹兰，兔起乌沉，一别多年，如今我已经悄悄地来到了你的身边，你一直可好？你还记得我吗？我越来越憧憬着巫山洛浦的男女幽会……各种思绪纷至沓来，鸣杰辗转反侧，后半宿终于睡着了。他梦到了丹兰，并且进入了她的内心世界：

此时的丹兰，当然忘不了与他鸣杰曾经的约定。她正独自在闺房里彷徨四顾，思前想后。

那年，我和鸣杰分离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了，鸣杰上了战场，我则被派遣到了一家兵工厂。最初生产炮弹去对付美国人倒也罢了，可是后来竟用之去炸死金门守兵，啊，这简直有违天理人情！他们难道不是自己的同胞？心爱的鸣杰又会不会就在那儿？我的肚子里滋生出了千百个不乐意，甚至每每觉得自己身负无形之罪而六神无主，夜不成寐。最后我便找出各种理由跟领导软磨硬泡，终于离开了军工厂，回到赤县的一家国营食品厂上班。是的，制作黄油比生产大炮要心安理得多了。

“心爱的鸣杰哥，这些年我没有一天忘了你，为你不知多少次吞声饮泣、牵肠挂肚，可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当年与你有约，等你到抗战胜利12年之时，日月如箭，现在只差一个多月了，而我马上就要做新娘子了！真对不起……可请你祝福我吧！”此时的丹兰不乏激动兴奋，又心绪不宁。

五年前，一个从朝鲜战场归来的伤兵，告诉我鸣杰他们阵地的整个山头，被十万发炮弹削平了，因此他们必定全都牺牲了。啊，这消息真是晴天霹雳！我对鸣杰哥是那样的一往情深、牵肠萦心，这世界没了他，我鸾孤凤只，活着还有什么乐趣？我当时号恸崩摧之余，就决定从此削发为尼，长斋绣佛，在晨钟暮鼓中了却余生。

然而我却没法子剪发披缁、遁入空门。除了港澳台，如今洋人创造的主义一统天下、万民俯首，想弃绝红尘而出家，难！这是宗教式微的时代，庙庵道观已被拆毁或改作它用，大批僧尼道士被勒令还俗。而遥想清末国势阽危之际，一位爱国忧民的志士曾沉痛地告诫国人，如果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了，基督教将独霸寰宇，中国人连想当和尚都没门。如今我们军事上倒是挡住了洋鬼子的坚船利炮，可料不到思想信仰的阵地上终究还是被西方舶来品占领了——一想起这些来就令人感伤和厌恶。哎，国事家事，每每令我这个弱女子绿惨红愁……

当尼姑此路不通，我又打算在俗世中独身到永远。可是，屈学海仍在对我苦苦追求，又令我不禁心生涟漪。我们从小青梅竹马，成年后我虽然爱上鸣杰，可也并不讨厌他，何况多年来他始终对自己情深意笃、为自己衣带渐宽，也令我心里热乎乎的，自己何必要铁石心肠，不近人情？

学海的姐姐、姐夫结婚多年来，举案齐眉，恩恩爱爱，真让人羡慕。在这四合院里，小两口尊老爱幼，享受天伦之乐，过着平静而美满的日子。他们幸福的婚姻生活真让人羡慕，那我何必要让红颜枯萎，韶光虚度？我当时许诺再等鸣杰七年，可是星霜屡移，鸣杰

始终杳如黄鹤，而学海却越来越痴心不改。

学海这些年也磨难重重。前些年他无端被判了刑，陷身囹圄。起因是他译书得了三百元稿费——这算是笔巨款，米价才一角钱一斤。他本想奢侈一下买辆摩托车，却发觉这是瞎想，机动车唯有国家单位才能拥有。后来他便买了台收音机。不料有一次收听北京台的英语节目，被邻居老太太检举揭发，怀疑有潜伏特务。公安局来他家搜查，翻箱倒柜发现了解放年他为了学习和交流，与美国地矿专家的往来书信及互相赠换的专业刊物。仅此而已，他便犯下了“里通外国”罪。

蹲了两年监狱后，因为人民政府百废待兴，迫切需要他这种专业人才探矿挖煤，便又说他不像是卖国贼，兴许没什么严重问题，将他释放了。

我对学海的无端遭灾，既愤愤不平又深为同情，曾到监狱中看望过他几次。我俩人的坎坷虽不尽相同，但都是受委屈之人，渐渐地，我们的心儿越来越近了。

另一方面，朦胧中我始终不愿接受、也不信我的鸣杰哥真的已经不在人间。我怎能贱目贵耳地听信那些传闻？不是吗？以前就误传过这类以讹传讹的消息。我同学小菲送情郎阿强踏上抗日战场，后来阿强的情敌一口咬定亲眼目睹他牺牲了，于是小菲便嫁给了他。不久阿强载誉归来，一对有情人只好以泪洗面、抱恨终天。

听说上万志愿军战俘去了金门，我的鸣杰哥呢？那时我在兵工厂生产炮弹，听说是要炮击金门，我的心血一下子就紧张得凝固了。万一我的鸣杰哥也在金门呢？如果我亲手制作的炮弹落到他身上……啊，那太可怕了！如果真这样，不用阎罗王宣判，我就自己跳入十八层地狱，惩处自己的无边罪孽。

丹兰忽然觉得有一阵穿堂风吹来，打了个哆嗦。窗外的风儿吹得树叶沙沙作响，打断了的冥想。天黑了，她点上一只蜡烛。玻璃窗本身黑黢黢的，可是蜡烛的光芒映在上面后，变得一片亮堂堂。

“我答应了等鸣杰七年，就一定信守诺言。”现在，她忍不住高声自语。多年来每一想到这，她都会这么脱口而出。

“可是三个月前，我终于答应嫁给学海。”丹兰自语。“本来还有快两个月才到我和鸣杰哥约定的时刻，可学海的父亲迷信，掐指一算黄道吉日，非说这个月成亲才大吉大利，我又怎好违拗！”

屈伯伯因此乐坏了。他的满头白发竟然一夜间重新长出了青丝。他多年来一直担心大龄儿子的婚姻，如今总算如释重负。

老头儿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吃穿用度十分俭省，更无嫖赌毒等恶习。他积攒了钱财，不像岳崇岭伯伯那样总是胸怀大志地投资建厂，而是热衷于求田问舍。甚至可以说，他一辈子的最大心思和乐趣就是买房置业，房产就是他的命根子。他十多岁进工厂做工，辛苦了大半生直到四十多岁，终于寸积铢累地攒下了一笔钱财。他曾在轩辕村买下了洪半仙的八十亩田地，后来抗战中慷慨地将其所有地租捐做军粮。而抗战胜利后，似乎这块土地的历史使命也完成了，恰好这时他又一眼看中了这座梅园街的小洋楼，便将田地变卖掉筹措足资金，梦想成真地将其买了下来。整个小楼大大小小共十五间房，原本全都属于屈家的私产。他一子两女，买房之初就盘算着，将来分家时，男女一视同仁，每个孩子四间。

屈伯伯对自己和家人苛刻节俭、惜财如命，对待别人却手滑心慈，慷慨输将。他为人和蔼，绝甘分少，时常仗义地济寒赈贫，无私地支援国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老头儿一时想不通，中国饱经金革之患，打了那么多年仗正该休养生息，怎么又要糜饷劳师地帮外国人打仗？不过当人家众口一辞、言之凿凿地断言美帝国主义狼子野心将要到中国来掠地攻城、杀人放火时，老头儿就被吓傻了。爱国之心驱使他做出了个非凡举动：战争不结束就不吃一口肉，并且把茶也戒了。他自己这样，还蛮横地要求家人全都如此。不久外孙女过四岁生日，她妈给她买了件新衣服，老头儿见了立即怒不可遏地训斥母女俩，硬是逼着她们把衣服退了。他将所有节衣缩食攒下的钱财全部捐给了国家买飞机大炮。

“也许我全家半年不吃肉而变出了一颗炮弹，可万一它又误炸了汉城附近的一所民房呢？”屈学海对父亲既抠门又霸道的言行颇有微词，有时甚至因他而联想到葛朗台。

此刻，蜡烛的火焰被风儿吹得呼啦啦直响。

“可是，如今我嫁给他，不是四间房而是只有可怜巴巴的一间！”丹兰自语，无不郁

闷。

那年他大姐的儿子一周岁生日，全家邀请街邻好友共聚一堂，举杯畅饮。小宝宝双眼皮大眼睛、椭圆脸，像她妈妈。

“知足常乐，干杯！”屈伯伯谈笑风生，特别开心。他笑哈哈地夹起一块豆腐，要塞进外孙嘴中。可小家伙却稚气地瞪着圆眼，就是不肯吐出含在嘴里的手指，把所有人都逗得直要喷饭。

忽然有人急促地敲起门。不速之客是街道干部，通知房主立即去开会。这些干部每天忙里忙外，即便连人们家长里短、妇姑勃溪的私房琐事，他们都当仁不让地插手其中，颐指气使，为此百姓颇为反感，却又惹不起他们，也躲不起。

厚光伯伯要求先吃完饭，来人不许，他只好放下饭碗跟着走出去。

他开会直开到晚上十点才回来。其后一连三天，都是每天早晨被叫去，半夜才回来。他愁眉苦脸不思茶饮，上床后彻夜辗转反侧，家人问他，他长吁短叹、一言不发。

到了第五天，直到次日黎明他还未返家，家人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外出四处打探，终于在开会的地方找到了他。原来干部规定，小洋楼共十多间房，只留给四间“自住房”，其它一概算是“经租房”，必须“由国家进行统一租赁、统一分配使用”。

我的房产我自己不能做主？这不是抢劫吗？没有人想得通，屈伯伯岂能乐意？他惊痛嗟呼，心内如煮沸汤，对于一辈子热衷于购置房产的他来说，这真是晴天霹雳。

干部动了肝火，声称如不同意就不许回家！这样，老头和其他众多同病相怜的房主就被蛮横地扣押在了那儿。

学海当时要求进入会场，却被拦阻在外。老头听到儿子声音，又气又急，竟一跟头晕倒在地。学海大惊失色，不顾一切冲进去，急掐人中，好一阵他才苏醒过来，可干部还是不让他回家。

学海十分担心父亲身体，其他房主们此时早已个个脸色枯焦，精神恍惚，也熬不住了，最终，他们只好一致无条件地服从。

随即一伙不三不四的家伙就堂而皇之地搬进了屈伯伯家。他们不劳而获，进来后还反客为主，霸道又蛮横，弄得整栋小楼脏、乱、吵，真烦。

“算了吧，只要我两人恩爱情长，这些都不值得计较。”丹兰自语，脸上布满幸福的红光。她捧起蜡烛，望着跳跃的火苗，“后天我就要成为新娘了。”

第二天早晨鸣杰一觉醒来，回想刚才的梦境，一切历历在目，亦真亦幻！他昂起头，望见天空中千姿百态地悬浮着一簇簇粉红的、鲜红的、橙黄色的云彩，蔚为壮观，仿佛仙女们撒下了满天鲜花，绚丽夺目得无可比拟。

现在，他悄悄蹑到了一处断墙后，站在草丛中。眼前，几只蜗牛懒懒地趴在叶子上，聆听青蛙在田野里放声歌唱；成群的蚂蚱蹦来蹦去，显得优哉游哉、无所事事。他深呼吸几口，掰开眼前的杜鹃花丛，激动不安地朝厚光叔叔的小洋楼望过去。

一个大姑娘正在一间房中梳妆打扮，一直侧身对着自己，看不到脸庞。只见她婀娜的身躯上穿着红袄蓝裙，头上别着一朵艳丽的红花，压发圆梳和耳坠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星光万点。一阵惠风吹拂得她衣裙飘飘，如彩蝶飞舞。

这无疑是个新娘子。她打扮完毕，走到门口，一面鞠躬，一面笑吟吟地迎接两位客人。

“多么像是丹兰！”鸣杰心儿怦怦直跳，脑门渗出了汗珠。

这时新娘子转身走进里屋，身影从窗口消逝了。鸣杰深呼吸一口，努力平息心情。他从围墙后走出，掸了掸身上尘土，捋了捋头发，看到不远处有条小水沟，正迟疑是否该洗把脸？这时门忽然开了，新娘和新郎互相挽着胳膊，正要外出。那新郎官个子不高，高鼻梁上架副金边眼镜，明眸熠熠，满面红光，正是屈学海，没错。他披着钉着亮晶晶拉链的灰色夹克，里面的衬衫雪白而且浆得很硬，黑裤子笔挺，皮靴擦得锃亮，精神抖擞。

“好个美男子，几年不见这小子更帅了！”鸣杰赞叹道，再打量自己，鹑衣百结还一身尘土，形容憔悴，顿感自惭形秽。

新娘烟视媚行，双颊绯红，仪态万方，这时用手擦了擦头发，无意间转过头朝鸣杰这边望了一眼。这下他可看清了，正是丹兰！她依然桃腮杏脸，楚楚可人。

一霎时，难言的痛苦和失望，令鸣杰泥塑木雕般地呆住了。他内心翻江倒海，像有小虫子在啃啮内脏。

“多少个日夜我一直在希望的大海中遨游，盼啊盼，如今爱情之舟却彻底沉没了！虽然天空阳光灿烂，彩霞满天，我却忽然觉得整个世界如死灰和阴天般沉闷，连前面那条小河我都感觉黯淡，一如沙和尚的老家流沙河！”鸣杰感觉眼光模糊了、抖动了，便使劲睁大眼睛，硬是不让泪珠儿滚出眼眶。愣了几分钟，他摇摇晃晃地迈步走开了。然而他的腿像打了石膏，步子迈得颇艰难。走了几百米的平坦大道，却仿佛在深深的泥淖里跋涉了几公里。

“参星和商星，总是一个升起，另一个却从天边隐没。啊，从前我与她相隔万水千山，却感觉心儿在一起，如今近在咫尺，反倒如天悬地隔！”他心中酸溜溜的，倍感孤苦伶仃。不远处一些蝴蝶上下飘舞，他却看成了风儿吹拂着枯叶。走啊走，最后他在路边看到一幢只有三面墙的破草房，也不管是狗窝或牛棚，便一头钻了进去，瘫倒在草堆上。一路上倍道兼行，他从来没感到过像现在这样身心疲惫，需要放松。

我再也不能跟她热络交谈、缱绻蜜语了……鸣杰反复叨咕着，头脑懵懵懂懂，身子一动不动。恍惚中自己忽然变成了新郎，正在和她幸福地卿卿我我……但忽然一阵冷风吹来，他哆嗦了一下，惊醒了。也不知这风儿是梦中的，还是真实的？他叹息两声，倒头又睡，昏昏沉沉，直到月上柳梢才睁开眼。

“美梦成空，可怜我依然痴心一片，多么地爱她！她的爱对我的生命何其重要，犹如鲜花离不开阳光雨露那样。我游过大海、跨过高山来追寻她的爱情，可是呀，她却永远属于别人的了……我呢？我的生命恐怕要枯萎了！”他一边声声叹息，一边胡思乱想，甚至想象到此时一对新人正在颠鸾倒凤，越发酸甜苦辣不是滋味。

他延颈眺望远处，一道明晃晃的月光，融入一口池塘的粼粼细波之中，铺满整个水面，像有无数碎银在抖动，令他格外心烦意乱。他又听到隐隐的滚雷从山坡上的槐树梢驰过，不免因之更为百般惆怅。

“她今儿正好举行婚礼？拔树寻根，若不是半途遇到那几个扫帚星查我户口，我完全可以至少提早一周到这儿，这样，兴许她就是我的了……都怪那些戴红袖箍的滚蛋，该死！他们算什么玩意儿，却偏偏坏了我的好事儿！”他最后恨恨地嚷出声。眼前蚊子多如牛毛，“嗡嗡”地围着他，令他更加烦躁恼火。“可是就恰似各种蚊虫，我们人类再了不起，也拿它们的骚扰无可奈何。”

他跳起来走到屋外。月明天净，繁星灿烂，夜幕下千家灯火荧荧闪烁。前方树丛中发出一阵阵清脆悦耳的声音，那是是巢里的小鸟在发出梦呓？还是虫子们在窃窃私语，或是精灵们在开演唱会呢？这时，一阵凉爽的微风送来一股沁人心脾的花儿幽香，他忽然感觉心情平静，头脑清晰了。

“真正的爱情应当是高尚无私的！我该为丹兰和学海高兴。我有什么遗憾的呢？我一个无业游民，不，一个浪迹四海的逃亡分子，身无分文，顶无片瓦，就算娶了她，又能给予她什么幸福呢？因而，眼下这样的结局再好不过！我衷心祝愿这对新人百年好合、恩爱一生。”他自语着，感到心中升起来一股暖流。

“日月山川，高天厚土！那我今后何去何从呢？我仿佛是洪流中一株卑微的浮萍，任凭浪打风吹而身不由己。是的，在博大壮丽的天地间，我是多么渺小和形秽！”他无奈地感叹着，开始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走。在一个山坡前，他被一片茂盛的野草挡住了，便拔出刀子挥动，如同砍瓜切菜一样将它们整棵整棵地、干脆利索地砍断——这些野草又脆又水灵。开辟好了道路，他登上坡顶，举头眺望，但见玉宇澄清，星月明朗。

“谈什么身不由己？我何须怨天尤人，更不必自怨自艾！”他从起先的惋叹身世中越来越清醒了，咬咬牙朗声对自己说：“路是人脚踏出来的！纵然世界对我有如沙漠，我也将栉风沐雨、知难而进，奔向远方……”

他打算就此上路，从他俩的世界里彻底消失。这样拿定了主意，反而觉得一身轻松了。然而他踏着夜色没走几步，又停了下来。“就这么走了未免太不近人情！好几年了，彼此音讯茫茫，来都来了，总该跟他们报个平安、叙叙旧吧！”

并且，我是否该当面质问质问她，既然当初海盟山誓地说好等我七年，而现在是 1957

年夏季，还差一个多月，我季布一诺、言而有信，你为何又要背信弃义？这么想着，他又回到了大路上。

这时远处一团朦胧的光亮正移动过来，那是夜行人的灯笼。这么晚了还急匆匆的走路，是汲汲于名利？或许是家中有产妇临盆了？……

灯笼走近了，是个老人。也许是心中太多郁闷想要吐诉，鸣杰竟冒犯地询问道：“大伯，这么晚了还忙啊？”

“人家明天要结婚了，我帮忙操持一下……”

“明天才结婚？你是说的屈家吗？”

“是呀！你认识？”

“嗯……”鸣杰呆呆地一直盯着灯笼：它从眼前掠过，拐了个弯踏过一片杂草地，然后爬上个乱石岗，摇曳着渐渐消失在幽暗的夜幕中。

陡然间，鸣杰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期望和兴奋。最后他顾不得许多，疾走如飞地来到屈家小楼的窗下。他偷觑见丹兰正独个儿在灯光下缝纫。他心儿突突直跳，略一迟疑后，走上前叩响了房门。

丹兰打开门，先是怔了一下，接着惊叫一声退缩两步，以为这是鸣杰的鬼魂，片刻后又快步上前紧紧攥住鸣杰双手，浑身颤抖地上下打量他。鸿消鲤息多年，忽然从天而降，真是难以置信！

“真是鸣杰哥吗……我在做梦？”她热烈地端详着他的眼睛，嘴唇嗫嚅着想要说千言万语，却一时吐字不清。她开始用手摩梭他的臂膀，抚摸他那坚实发达的肌肉，接着又像瞎子那样，将手指一点点挪动到他的下巴、脸颊上。“啊，人似秋鸿，不假，真的是你……你还是这么帅气！”

“瞧你这桃夭新妇，何其美貌迷人！呵呵。”鸣杰深情地望着她，粲然一笑。岁月不饶人，鸣杰感觉她当年那种艳若桃李的青春姿色已褪失不少，却又平添了几分端庄与妩媚。

“谢谢！不好意思，我有些失态了……来，快进屋。”她拉住他坐下。“我就相信你吉人天相，总会逢凶化吉的。他们都说你在朝鲜战场牺牲了，我一直不信，可是衡阳雁断，一点儿也得不到你的消息……你，这些年可好？是怎么突然飞来这儿的？”

“我可没有仙人那种鞭麟笞凤、日行千里的本领，而是脚踏实地、航海梯山地专程跑来看你的！”鸣杰便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简要地说了一遍。丹兰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地惊叹一声，对他遭受的磨难深为同情，而对他历经艰险却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又赞叹不已，尤其对他大无畏地涉过鲸波怒浪大为钦佩。

“你嫁给学海，一定幸福吧？”

“嫁给他？啊，还没……嗯，是准备要嫁给他，就在明天去登记并摆酒……”她激动地说着，却忽然以手遮面，嚤嚤抽泣起来。

她果真尚未出嫁？鸣杰顿感心头一阵狂喜和激动，阵阵暖流直冲面颊。那我岂不是还有机会？他欣悦而得意地盘算起来，蠢蠢欲动。可是这种好心情转瞬即逝，就像一堆篝火刚刚被风吹得燃旺了却猛然又被更大一阵风儿吹熄了。他清醒地拍了自己一耳光。“我今儿莫不是米汤浇头、糊涂透顶了？那……怎么可能？”

“要打就打我吧！”她揩着眼泪，颤声说道，“可是，你以为我忘记了今天的日子吗？没有！你了解我，我的天性同背信弃义是冰炭不容的。十二年前你我在树下曾经相约好……七年前我们再次信誓旦旦……多少个白昼，我望眼欲穿，多少夜晚，我梦寐难安……最终却在公公的压力下爽约了一个多月，啊，命运之神这么会开玩笑……”

丹兰抽噎不止，鸣杰怔怔地望着她，见哭兴悲，眼圈也濡湿了，不知说啥好。他黯然地想：啊，错过的爱情之花，即便依然娇艳如初，可是，我们再也无法紧紧牵手……啊，放弃吧，放弃！放弃也是一种美丽和德行！

“你还爱我吗？你今天是为了我而来？”她忽然仰起脸，梨花带雨地痴痴地说，柔情的目光爱抚地射在他的脸膛上。

鸣杰抓起她搭在胸前的一根辫子，轻轻吻了一下，然后痴醉地摩挲着，感觉像丝绸一般光洁柔滑。他不由自主地微微点了点头。他本来下意识里打算摇头的，却又不忍心欺骗自己和她。

“哦，既然这样……那我现在就去回绝了学海……”

“不！”鸣杰跳了起来。“我……只是来看看你，看到你就很开心了，久别重逢，我们都该高高兴兴，对不对？新婚愉快！祝福你们白头偕老、永结同心……”

她再次捂住脸，扑到床上抽泣起来。

“傻妹妹，别这样！我……还有点事，那不打扰……我先走了……”鸣杰支吾道，心慌意乱。

她一跃而起，竟扑到鸣杰怀中，情绪失控地放声大哭起来。鸣杰搂住她，捂住她的手，轻轻地吻了一下她脸颊，推开她。“快别这样了，他看见了会不高兴的！学海是我的好兄弟，你俩正般配。他真诚地爱你，你也该心无旁骛地爱他。”

“还记得我们在那高山密林中，也曾经这样紧紧拥抱、有如松萝共倚？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思念着你，爱恋着你，梦萦魂绕……我没有食言，我苦苦等你……马上就满七年了，可是公公看了黄道吉日执意要提前……”她的声音颤抖不已却悠扬清脆，宛如小鸟在啼啭。她眼睑通红，泪珠在眼眶中打转。“命运竟会这样的捉弄人，竟是这样的阴差阳错！你我偏偏在我的新婚前夕重逢，啊，我明天就要出嫁了，新郎却不是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别想那么多了……这是命运使然，谁也不怪！”鸣杰感觉心儿仿佛先被一阵暖风熏陶，紧接着又被凛冽的寒风掠过。他用最大的毅力控制住感情的爆发，忍受住心中的躁动不安，和悦地望着她，平静地说：“你和学海郎才女貌，他痴心追求你十多年，真情感天动地。他深挚地爱你，你们一定会永远幸福，让我再次祝你们白头偕老……早生贵子！”

“只是，”她渐渐止住了抽噎，垂头柔声说道：“我此时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

“瞧这个，是我在海峡对岸的海滩上拾得的，”他从怀中掏出一个五光十色的贝壳递给她。

“哇！真太漂亮了，我还从未见过呢。心形的，红澄澄的斑点、花纹何其瑰奇多姿，色彩绚丽得不亚于玛瑙！”丹兰仔细摩挲端详着，啧啧称奇，“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这是我收到的最珍贵、最喜爱的结婚礼物！谢谢！”

“喜欢就好！现在，请看着我的眼睛，好，就这样。答应我——忘记你我之间的那段感情！今后，你只能全心全意地爱丈夫！”这话一出口，鸣杰蓦然感觉自己似乎一无所有了。他本打算把所有泪滴咽在腹内，可现在终于忍不住，脆弱得如女人般失声抽噎起来。

“鸣杰哥……”她抬起泪光盈盈的秋波望着他，眼神如星星般晶莹，似泉水般澄澈，饱含感情，仿佛在说，鸣杰哥，多少个夜晚，你的身姿和笑颜在我眼前挥之不去……

“丹兰妹，快答应……”

“嗯……”她使劲咬了咬嘴唇，眼泪珍珠般滴了出来，同时缓缓地点了点头。“明中午我们举办婚宴，你一定来！”

“谢谢，但不行。我从海峡那边逃过来，不得不像麋鹿提防猎人一样处处警觉。我不想引起太多人注意。这样吧，我也很想跟学海兄弟聊聊，明下午客人散去后我再去吃饭，好吗？”

“也好，你到时一定要来。那你现在去哪？”

“别管我，你忙你的。”鸣杰说着走出去，“你先别把我告诉丈夫，让我到时给他一个惊奇，呵呵！”

“嗯。”她追上他拽住。“你睡哪？肚子该饿了吧？我叔叔家不远，你今晚就住他家吧。”

她说着，不待鸣杰推辞，就抓了几大包饼干和几个熟鸡蛋，牵着他的手一路来到一所房屋前。她打开房门，说：“叔叔家里没人，你随便睡哪张床，我再去弄点吃的。”

“不用了，”鸣杰一把攥住她柔滑的手腕，脉脉注视着她。啊，心心念念、行思坐想的心爱的姑娘就在眼前，就抓在手里！鸣杰青灰的脸颊渐渐绯红起来，莞尔而笑。“不早了，你快回家休息吧……”

他口里这么说着，手却攥得更紧了，心中何其恋恋不舍。他知道，这一松手，今生从此再难牵手。他不闪眼地把她望了好一阵，使劲克制住眼泪。同时他贪婪地嗅着她身上的幽香，明白内心深处正渴望着一样东西，只是明明近在咫尺，却根本得不到。他心潮起伏，一连串最遥远又最亲切的记忆突然在想象中腾起。忽然，他体内情潮激涌，欲火冲动。我要是此刻硬把她摁到床上干了，生米做成熟饭，她会不会永远就属于我呢？但这欲念倏然

而逝，他心里狠狠骂了自己一句“荒唐无耻”，然后将她推到了门外。

“快回去吧，学海哥需要你……”他声音颤抖地说完这句就关上门，不顾她的叮咛，跌跌撞撞一头倒在床上，不再动弹。一时间，他觉得自己异常空前地孤独无依，仿佛四周风生水起，松涛鸦啼纷纷向自己居心叵测地扑压过来。

不管怎样，她没有忘记我，一直爱着我，嗯，单凭这一点，我也感到幸福和满足了……他辗转反侧到后半夜，终于迷迷糊糊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久，他忽然觉得震耳欲聋，惺忪地睁开眼一看，只见一只大红公鸡正昂首挺胸站在自己胸口上引吭长鸣。他哭笑不得，挥手吓走公鸡，站起身仔细打量，好在身上没被弄污。此时东方折射出灿烂霞光，然而那旭日，却被一抹新娘盖头般的云彩遮住了。

外面阳光明媚，鸟语花香，鸣杰也不打算去哪儿，只呆坐在床头。他已将昨晚的饼干和鸡蛋吃得精光，又感到肚子咕咕叫了。这时来了个大婶，放下足够的饭食便默默转身走了。虽然鸣杰迫切想见到丹兰他俩，却一直捱到快黄昏了才走去。人家新婚燕尔，打扰得过早未免有些不近人情。

现在，鸣杰来到了贴着红双喜的房门前。他正要敲门，屈学海忽然走了出来。他们彼此尴尬了一秒钟，便立即喜悦地紧紧拥抱在一起，都浑身颤抖，一时语无伦次。乌飞兔走，一晃十余年，恍然如梦，现在这两兄弟又重逢了。

丹兰闻声也蹦了出来，装作与鸣杰只是今天初见，亲切地嘘寒问暖了一阵。

“祝福，恭喜！你俩今天一个英俊潇洒，一个美艳动人，真是一双两好！”鸣杰用欣赏又羡慕的眼光冲他们微微一笑。

“谢谢！七、八年音讯全无，你仿佛突然从云端降临。今儿见到你……实在是惊喜交加！快进屋坐坐。”学海转过头对新娘说：“给鸣杰冲茶，去打开那盒龙井。今儿真是双喜临门……”

学海谦和而喜悦地打量着鸣杰，眼镜片后的目光洋溢着智慧、天真和旺盛的生命力。凭他这些年的学术建树，足以傲视同侪，但他为人处世，不论对谁都尽量谦虚低调，哪怕骨子里万分鄙视某些人，但表面上也尽量不流露。

学海现在在地质研究所搞科研工作，为了勘察需要，有时会五湖四海地到处乱跑，现在是因为结婚，按照风俗要回老家摆喜酒和拜望父母，他才从外地回到了赤县。所以鸣杰这时遇到他也实属巧合。

十二年前那天，鸣杰情场得意而学海长夜难眠，如今却阴差阳错，二人的角色颠倒了过来。学海新婚大喜，而鸣杰却失意落寞、破镜难圆。不过此时，这两兄弟愉悦又兴奋，很快忘记了他们之间情场上的隔阂，手拉手紧挨着坐下，亲热地谈起这些年各自的经历。鸣杰对学海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地考察地理的科学精神揄扬备至。而学海对鸣杰只身漂洋过海的传奇经历唏嘘不止，并对他最终取得了东吴大学法学学士学位表示祝贺。

这对新人留他吃晚饭，盛情款待，酒饌丰盛。

“厚光叔叔身体还好吧？”鸣杰问。

“嗯，还凑合！他中午贪杯，现在还在昏睡呢！我今儿37岁总算讨到了老婆，可把老头儿乐坏了！”学海笑道，又冲丹兰挤挤眼。

“噢！愿他老人家能享松乔之寿，福寿绵长！”鸣杰蓦然想起自己长辈中只剩下这么一个堂叔了，一丝哀伤便如水波般掠过心头，不过很快就又过去了。

“谢谢！”学海忽然叹息一声，“哎，可是，不单单是你的面人儿，就是你们英美法在大陆也已被根除了呢！不止法律上如此，各门学科都概莫能外，一律唯苏联马首是瞻。比如遗传学，凭啥要傍人篱壁而蛮横地兴‘米’灭‘摩’？所以，仅从学术自由上讲，我最向往北洋时代，那时各路军阀敢自称‘大帅’，却不敢自诩‘大师’，他们没用刀枪和监狱作后盾强迫人民信仰什么，故而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再后来，抗战时的西南联大，国家虽强调统一意识形态，但主要限于政治范畴，学术上还是蛮自由的……”

丹兰急忙示意他说话要低声，走到窗前张望一阵，小心关紧门窗，以防隔墙有耳。而鸣杰听了这些，心里自然认可他的观点，却只是“嗯嗯”点头，闷头吞咽食物，不发议论。他喜悦之余，心里又着实不太是滋味，甚至有些魂不守舍。他甚至不知吃了些什么，也分不清是咸是甜，只是觉得菜肴颇美味可口，直吃得肚皮撑胀，还有些醉醺醺！

“白信当副县长了，”学海继续侃侃而谈，“他是个认真、执着的人，所以自少年起就热烈地献身理想、拥抱信仰、投入革命，但他实际是个傻子，是个红色堂吉珂德。他的理想是要改变不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而现在呢？一切学苏联，国家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并对高级干部实行特殊化待遇。据我了解，干部们工资分为30个级别，最高560元，最低20元，差距近30倍，而1946年国民政府的文官薪俸最高最低差距只有15倍，欧美国家一般也是十几倍……”

“哦……三等九格，尊卑有序！”鸣杰竖起了耳朵，沉思片刻遽然得出结论：“数千年封建传统，国民素质偏低，中国真能实现大同社会？那也得靠渐进式改良！某些人挥舞枪杆子外加几句动听的口号是无济于事的……”

“嗯嗯，英雄所见略同！”学海又说，“你经历复杂，所以我还要忠告你：现在弑斗、朱温这些下三滥当政，并没有对阶级敌人赦过宥罪，更谈不上搜岩采干地征召民间的遗才，所以你海外归来，尽管报国心切，却别自以为韞椟藏珠，便要跃跃欲试，而是得先隐姓埋名，随俗沉浮。”

“嗯，哥哥，我明白。他们故步自封，并不认为‘远来和尚好看经’，所以我一文不值。”鸣杰答道，又问墙上挂的二胡是谁拉的？

“丹兰。你瞧我俩人，呵呵，各有所好，”学海又笑道，“一个喜爱二胡、唐诗宋词和山水水墨画，一个钟情于小提琴、欧美小说、人体油画。这些方面我俩的志趣有如家鸡野鹜般迥乎不同，却又都自得其乐，井水不犯河水。”

鸣杰听了，当即起身举杯，笑道：“哈哈，那就祝你俩土洋结合，早生贵子，孩子将来学贯中西！干杯！”

学海听了哈哈大笑，丹兰也抿嘴直乐。三人碰杯一饮而尽。

昨晚丹兰已告诉鸣杰，楚杰就在今县城郊的国营朝阳仪器厂当工程师。这仪器厂其实是个军工厂，主打产品是高射炮上的望远镜。鸣杰现在打定主意，先去投奔弟弟！

鸣杰吃饱喝足后，不顾他们再三挽留，坚持要翌日一早就上路！他可不愿因自己这个多余角色，过多地打搅别人的新婚燕尔。

“一个文武全才的精英，一个高尚坦荡的君子！可怜有才无命——命运女神对他太吝啬！”当次日曙光重现之际，学海和丹兰送别鸣杰后，望着他的背影，眼圈红红的新郎对同样眼圈红红的新娘子说。

“我还有两句话要对他说……”丹兰突然挣脱新郎的手，疾跑上前，拦住鸣杰，拉到一棵树下，递给他一个小纸包，悄声说：“这是我的私房钱，一点心意，你不能拒绝！”

“这太不好意思了！你们新婚大喜，我囊中羞涩不能给你们红包，本已惭愧！并且，刚才我已接受了学海的馈赠，现在又拿你的？而你已答应了，不能再为我送暖偷寒……”

“你历尽千难万险来看我，我却不能给你什么……”丹兰声调有些生冷，“这算是我对你的情谊，但你别以为它很值钱……我也不希望你再对我念念不忘——那样对你今后追寻爱情恐怕有弊无利。我也不愿意我成为你心中的偶像和伤痛，一想起我就动辄生悲。相反，我希望你早日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让我默默祝福你吧……你生活得愉快，我会分享，遇到痛苦，我会分担，我们永远是好朋友……对不对？”

“当然！请不用担心我……”

“可是……其实，”她声音带着几分苦涩，欲言又止，最后咬咬牙，说道，“我并没你想象的那么完美可爱，为了让你明白我并不值得你真心全意地永远去爱，我要告诉一个叫你心灰意冷的事实——当初我不顾艰险上虎阳山追寻你，并非全然为了爱情，而是还接受了党组织的特殊任务……”

她说罢掩着脸跑回到丈夫身边，拉住他头也不回地快步走开了。

啊，这不啻当头一棒！鸣杰愕然无语，蓦然感觉丹兰那无比甜蜜真诚的眼神现在却有些阴森可怕！她表里不一，美丽的音容后面竟包藏着冷酷和奸诈……他呆立半晌，恍惚中觉得心碎了，自己的感情就像一只顺水而下的小船，猛然撞在了礁石上。

我，何其可悲！一往无前地跨越狂澜怒涛，登临祖国大陆，天真地以为自己拥有真理与良知，能应付裕如打败野蛮与颟顸，谁想到自上岸以来就形格势禁，自身难保……我，还一直自作多情地以为她当年跋山涉水来到我身边，与我相依相偎，是出自真挚赤诚、白

璧无瑕的爱情，却不料她早已兰芷渐漓，竟是一名别有用心的政治坐探！她即便也有点喜欢我，其主要目的却是为了革命！啊，人哪……我不责骂她，我相信她会为自己的表现而感到赧颜……哎，只是可怜我，是“扁担脱，两头虚”，爱情与事业的希望之灯原本光华璀璨，现在却正在慢慢地熄灭……鸣杰念及此，心痛之余怅然若失。

“我们太老实，不晓得怀疑一切地韬伏发隐，故而亡国……啊，残酷狡猾的政治斗争真是见缝插针，连世间原本最纯洁的爱情都被玷污了！情人们的海誓山盟掺杂进了虚伪谎言……而我却傻乎乎，只因为一个美丽的幻影就九死一生、伴风搭雨地涉海登山……”鸣杰灰头土脸地来到河边，弯腰对着潺潺流水絮絮叨叨。如果丹兰只是因环境所迫而没能嫁给自己他还想得通，可如今要命的是，连她那份真诚的感情都打了折扣、值得怀疑了！这样一阵阵痛楚不断袭来，有如利爪般攫住了他的心脏，同时又令他感到心中空荡荡。

莫非丹兰完全不曾爱过我吗？否！相信她是爱我的，只是这份爱情价值几何呢？恰如一块看上去流光溢彩的玉石，固然不是赝品，可它值三百元还是三万元呢？我的错误就在于有眼无珠，把一块平淡无奇的石头看成了精美华贵的无价之宝，鸣杰恼火万丈地暗忖。大凡爱情消散之后便是怨恨萌生之际。

“或者说，原以为那是一株阆苑奇葩，可如今越看越像一棵路边的狗尾草……”鸣杰脱口而出后，又觉得自己太过刻薄。他沿着河畔，垂头丧气地缓缓而行。岸边几株繁茂的柳树的倒影把河水点染成翠绿的一片……啊，风光依旧，却物是人非！这时几只活泼的鱼儿似乎听懂了他的心声，浮到水面一边追逐嬉戏，一边弄出“泼刺”、“泼刺”的响声，有一条还调皮地拍动浪花，跃出水面在空中翻了个滚，似乎在竭力安慰他、劝导他，千万别想不通跳进来。

“可爱而聪明的鱼儿，你们猜出我心情沉重，在劝我应该如濠梁观鱼那般悠然自得吗？谢谢你们。你们生机勃勃的表演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可贵，请放心吧，我虽倒霉却绝不会投河上吊！”他说罢便强打精神开步走，却感觉双脚软绵绵。走不远他气喘吁吁地自嘲：“白云苍狗、时过境迁，世间天长地久之真情原本寥若晨星，我的一颗心儿又何必执着不渝？”

这时朝阳的金光千丝万缕地射进了眼前一株芙蓉树密匝匝的枝叶间，形成了一片或明或暗的影象。同时，水面的涟漪也反映出太阳的影子，像青烟似地投射在翠树和青草上。这一切，全在他眼前光怪陆离又眩目恼恼地晃动不休。

“总之，我逃回大陆无异于盲目的撞墙索涂……所有一切是多么的朦胧、奇怪而荒唐啊！然而全都结束、化为乌有了！”他反复地喃喃自语，目光从眼前的花影，移向远方一座盾牌似的青山。忽然几片绚烂的桃红色花瓣飘然而落，掠过他面颊、肩头，落到脚面上。他心绪烦躁，真想抬脚把它们踩进烂泥里，却又终究于心不忍。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走了很远了，鸣杰又颇有感触地冒出这句佛门用语。“大千世界，果真四大皆空、梦幻泡影？”

既然瓶坠簪折，最美好的理想已杳如黄鹤，鸣杰便变得自暴自弃，决定换一种最冷酷，最无情的处世态度。他甚至想到了要出家为僧、六尘不染，最好能当个苦行僧。总之，从此将不求闻达，只求不受迫害，能够鸥波萍迹地行事和生活，哎，于寂天寞中就此了却残生吧……

“不管怎样，去看看亲爱的弟弟吧，”最后鸣杰高声对自己说。“还有姐姐、姐夫呢？可爱的外甥呢？问丹兰时她有些闪烁其词，也许他们遭遇了变故……”

于是鸣杰加快步伐，辨明方向，朝朝阳仪器厂走去。